

夜读偶记

在圣人与凡人之间 读张炜新作《为孔子一辩》

| 洪浩 文 |

一部《论语》，两千年解读史，堆叠的注疏足以填平思想的沟壑。当“子曰”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，当“克己复礼”沦为规训的工具，那个在春秋乱世中惶惑求索的孔子，早已消失在层层叠叠的诠释背后。张炜的《为孔子一辩》选择了一条险峻的道路，作家拒绝将孔子供奉为道德完人，也无意将其贬为专制帮凶，而是以《论语》为解剖台，在原文中寻找被神化与妖魔化所遮蔽的血肉之躯。

这部书最惊心动魄之处，在于撕开了儒学传承中精心编织的谎言。董仲舒“独尊儒术”的奏章、朱熹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训诫、明清科举的八股教条——这些被冠以“正统”之名的诠释，在张炜笔下现出原形：它们不过是权力与思想合谋的产物。当“仁者爱人”被偷换为“君君臣臣”的等级秩序，当“民为贵”沦为装点暴政的门面，儒学的核心早已被蛀空，徒留一具名为“传统”的空壳。然而，作家并未止步于批判，他像一位固执的考古学家，从《论语》中打捞未被污染的片段：子路问“成人”，孔子答以“见危授命”而非“忠君死节”；管仲“不知礼”却称其“仁”，暴露出道德理想与现实功绩之间的永恒张力。这些细节让孔子从“万世师表”的神坛跌落，却也让“仁”的命题重获呼吸——它不再是冰冷的教条，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挣扎的伦理选择。

儒学的悲剧性命运，恰在于其与权力的致命拥抱。书中以冷峻的笔触揭示，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尚未停稳，后世儒生已迫不及待地将其思想锻造

成统治工具。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将天命与皇权捆绑，宋明理学用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教条绞杀人性，清代考据学则将经典异化为智力游戏。更可悲的是，这场思想的慢性死亡始终戴着“尊孔”的面具。当朱熹将“克己复礼”诠释为对个体欲望的剿灭时，那个在齐国闻《韶》乐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孔子，那个骂原壤“老而不死是为贼”的毒舌老头，早已被经学的繁文缛节活埋。张炜的笔如手术刀，剖开“伪儒”华丽的长袍，露出其下森森白骨：所谓“传统”，不过是权力规训的千年沉积。

但本书的真正锋芒，在于它让儒学在当代复活。作者避开“古为今用”的功利陷阱，转而从经典中打捞超越时空的思想基因。“名实之辩”被重释为对契约精神的古老呼应——若君不君，则臣不必臣；“述而不作”的保守主义，在今天显露出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敬畏；“诗可以兴”的美学传统，则为技术理性支配下的现代人提供了对抗异化的精神武器。这些洞见不是对传统的浪漫想象，而是将儒学置于人类文明的普遍困境中检验。在张炜看来，孟子说“民为贵”，其精神内核更接近卢梭而非董仲舒；孔子坚持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与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的嘲讽形成了跨越文明的共鸣。

历史为这种重构增添了荒诞的注脚。书中以“齐秦之争”为镜，映照出文明的两难：临淄的稷下学宫百家争鸣，咸阳的法家铁律摧折人性，但最终完成大一统的却是后者。这种选择暴露的不仅是暴力的胜利，更是思想的

困境——为何最珍视人性的学说总被权力扭曲？为何“仁者爱人”的呼喊总湮没于“成王败寇”的喧嚣？张炜的答案残酷而清醒：儒学对权力的天然亲近、对制度性制约的忽视、对个体自由的暧昧态度，使其注定成为专制最完美的共谋。当“孝悌”异化为对反抗精神的阉割，当“和谐”沦为消解矛盾的麻醉剂，伪儒学便成为比暴政更隐蔽的统治术。

全书最动人的部分，是对孔子“凡人性”的平反。在此，张炜重述了“丧家狗”的典故，他看到的不是圣人的落魄，而是拒绝被收编的自由意志。那个在陈蔡绝粮时“弦歌不衰”的孔子，那个为颜回之死恸哭“天丧予”的孔子，那个坦言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”的孔子，始终未被“圣人”的冠冕压垮。这种充满裂隙的真实，让儒学得以挣脱道德教条的锁链，重新成为对生存意义的追问；正如孔子临川叹曰“逝者如斯夫”，真正的思想从不属于过去，而是在每个直面人性深渊的时刻获得重生。

书中最终呈现的孔子，不是一座需要跪拜的纪念碑，而是一条奔腾的暗河。我们循着水声溯源，看到的不仅是孔子的真容，更是自身在传统与现代间的挣扎与觉醒。这部书的价值，不在于给出多少答案，而在于以罕见的诚实告诉我们：守护思想的生命力，需要时刻警惕那些以“保卫传统”之名进行的谋杀。

《为孔子一辩》，张炜 著，齐鲁书社
2025年4月出版，定价：48元

读书人语

白首方悔读书少

| 李伟明 文 |

与一位来自京城的新闻界前辈闲聊。这位前辈退休前是国内知名记者，作品很多，即便现在，也依然行走不息，笔耕不辍。回忆往昔岁月，他颇为感慨地说道：“想起年轻时很多时间用在喝酒玩乐上面，真是不值得。这时间用来读书多好！如今年纪大了，反而常常感到以前读书太少，现在读书的时间根本不够用。”

对此，我深有同感。自从过了45岁，我就觉得，心态悄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对喧嚣热闹彻底失去兴趣，对不着边际的幻想常常一笑置之，反而对读书写作之事越来越较真。尤其是过了50岁，更是觉得时不我待，想做的事，再不抓紧时间做，以后就更加可能做不成了。

这几年，我的写作量明显比以前增加。特别是去年，一举达到数十万字，创了新高。在专业写手眼里，这个数字也许不值一提，但须知我只是个业余写作者，而且工作上各种事情应接不暇，白天基本忙忙碌碌，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书或写作。

一动笔就知道读书很不够。写作是对学习的一种检验，尤其是写长篇小说，词汇需求量太大，对知识面的要求太广。这时就深切地感到，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太多了。于是特别羡慕那些才华横溢的人。看人家下笔洋洋洒洒，故事浑然天成，一切如有神助，真是不服

不行。这其中固然有几分天赋的作用，但更多的还是下了苦功夫读书，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自己动笔时更恨当年读书太少。然而，时光不能倒流，年轻时不知读书的重大作用，待得明白时，往往已不再年轻。这就是人生的尴尬。

即使不写作，在处理其他问题时，读书的多与少，也会体现较大的区别。读书使人睿智。真正有文化的人，做事不会失水准。而读书少的人，做事往往缺乏系统思维、全局意识。而读书多的人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阅历的不足，经验自然丰富多了，心思自然也更缜密。

年轻时缺乏读书的紧迫感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总觉得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时间。于是，很多计划都搁置着，甚至书早就买回来了，但就是没有去翻看。哪知道，“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”，时光是以加速度前进的，年纪越大，越觉得时间跑得快。终于，一晃间，昨日已远。这个时候才知道，逝者如斯夫，很多东西已经无法重来了，美好的读书时光只剩下一个尾巴。

最近这些年，我在这方面的体会尤其明显。蓦然回首，才发现当年想看的书，还有很多根本就沒看。而年轻时酝酿的写作计划，也是欠账多年，相当一些已经时过境迁，根本不可能实现了（比如，十多年前曾经想过写一部反映

晚报都市报记者生涯的长篇小说，如今晚报都市报已停得差不多了，即使还在支撑的，也早就今非昔比）。那些没有时效性的设想，也因为精力有限，难以完成，只能“老大徒伤悲”。

读书的乐趣，只有常进书山览胜、常下书海遨游的人才能领略。再美好的风景，如果你无缘一见，也就谈不上任何感觉。正因为如此，年轻时曾经爱好读书但马力尚未开足的人，年纪大了之后，便会更加感到读书还是要在年轻时打下基础才好。年纪大了，受到身体等客观因素的制约，读书当然不如年轻时便利。至少，记忆力衰退是不争的事实，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形势，还有颈椎腰椎等等都不愿意和你配合了，真是无可奈何，嗟叹多多。此时读书，事倍功半。

唐代颜真卿有一首《劝学》诗，可谓妇孺皆知。诗中说道：“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。”小学生都背过这首诗，但他们能深切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吗？我看未必。至少，感触不会太深，因为没到那个时候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别人的教训，旁观者未必会往心里去。只有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时，才有了切肤之痛。为了避免重复这种感叹，在此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，“白首方悔读书少”，现在开始就要合理安排好阅读时间，让自己年岁渐长时少几分遗憾。

上架新书

三联书店、生活书店
扬之水 著
《诗歌名物百例》
208元



本书收录词条一百六十余，涉及古代生活中的家具、酒器、茶事、香事、文房、佩服、内外日用、仪仗、工艺、纹样诸类，对诗歌物象的名称、用途、用法、样式、演变等等，推源溯流，扼要阐发；与之对应的考古实物及图像，则与文字共同构成物象解读。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「法皮埃尔·米雄」著，龔龙译
《兰波这小子》
58元



法国作家皮埃尔·米雄凭借着对传记不确定性的持续挖掘，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生涯。《兰波这小子》聚焦这位有史以来被奉为神话的作家，可谓一部心绪跌宕、如匕首般薄而锋利的反传记。

中华书局
熊明 著
《汉魏六朝杂传叙录》
158元



《汉魏六朝杂传叙录》一书最鲜明的特征是融通了现代学术研究之路径与传统叙录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之功用，重构了杂传叙录的研究范式。

语文出版社
闻人军 著
《说文》与古代科技
30元


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是中国第一部以解析字形为主，同时兼顾音义训释的字典，在中国古典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同时，它又不是单纯的字典。其文字训诂中包含大量先秦和秦汉的语料、史料及科技文化的信息。本书熔《说文解字》与古代科技两大富矿于一炉，作者是中国科技史研究名家，在科技史和文史知识方面均有深厚学养。